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散文中国^陆



内心的版图

杨敬平 主编

赵立春/荡尽铅华皆如梦

李智红/云南这边

石红许/千古悠悠黄河口

杨慧俐/穿云度洞采茶去

天疆/那棵树站成了一道风景

天津人民出版社

散文中国

陆

喻红

佛刘

天疆

杨慧俐

杨献平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中国.6,内心的版图 / 杨献平主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5

ISBN 978 - 7 - 201 - 06818 - 3

I. ①散… II. ①杨…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729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9.5印张 2插页

字数:380千字

定 价:39.00元

序

散文是个人的一种姿态

杨献平

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有一则名叫《无法入睡的镜子》的寓言：有一面镜子，当无人去照的时候，它会觉得十分难受，仿佛自己不存在似的。别的镜子全都在嘲笑这面镜子，因为它们每到夜里被人放进梳妆台的抽屉后，都能宽心地倒头大睡，绝对没有那类神经质的忧虑。这一寓言的意味是繁复的，有着多维的指向和令人思考的启发性。

我之所以引用，是觉得，这则寓言暗合了我对散文乃至其他艺术创作的一种认知。即任何人的创作都是独立的，尽管有诸多的不同，如境界、气质、寓言、思想、觉悟等等。但在艺术门前，所有的从业者都是值得并且必须给予尊敬和颂扬的。因为，在这个年代，仍旧以艺术为人生梦想的人已经不多了，以艺术陶冶和确立自己的人又何其少也？艺术总是能够间接或者直接地验证一个人的内心品质和生命质地。

正如蒙特罗索寓言所示：那些嘲笑那面镜子的所有镜子，只有被放进黑暗当中（初始或自我），才能够宽心地倒头大睡。这时候，镜子才是真正的镜子，它回到了作为物和灵的本分之处，才能解除被类比、观摩和设置等强加的功能。引申到写作上，我觉得，当一个写作者扔掉了周遭的比照和压力，他们才是自由的，也才是创造的。以我个人经验论，这一种心境才是创作的，它万物皆空，楷模和范本全无，剩下的就是自己了。在这一时刻，也才可以心无旁骛地对艺术的核心做出各种各样的试探和进击。这是“静谧的、深邃的，灵魂与灵魂对话，灵魂与众生环视晤谈的美妙时刻”。

由此而言，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的就是每个人在尘世当中各异的姿态及其内心的某些图景。这种姿态可以是与世态大局无关的，可以是一个人的生活片段，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内心叹息，甚或一丝灵魂的撩动及生命的风吹。这一切，才构成了艺术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我总是对那些对某一些散文大声叫好的言论及喊声心怀警惕。似乎除了他们赞美的那些，就再也没有好的作品了。其实，这是最大的常识性谬误，更是对诸多写作者的集体遮蔽和不尊重。

所幸的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一些人仍旧没有放弃，没有被冷落和遮蔽推到悄无声息的角落。他们始终在走，在自己孤独的艺术创作之路上，举目四望，

天地熙攘，低头尘埃，蚊虫奔忙。但一旦抬起头来，顺直目光，他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向前。夜悬孤灯，心在天际；捉梦为衣，拈草深思。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群背影，一群蠕动的雕像。他们的坚持有时候徒劳无功，文字沉箱，灰尘蛛网；当然也会不期然暴得大名，水随风传，行遍天下。而真正的写作者，从一开始就是舍却俗世功利的，他们的作为，是对梦想的忠实践约，是对世道、人心、人性乃至生命形态不懈解读与思考，发现和确认。相对于以文字获得名利，甚至以此倨傲同道的成功者，这些人其实最值得称颂和赞扬。

几乎每一个“独立”的写作者和艺术都能够深刻地体验到个人在“独立”之道路上的那种“寂寞无声”，甚或某种弥漫于整个时代的不容置疑的偏颇及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因此，在很多时候，艺术判断和评价及其社会推广也是不公正的，尤其在当下这个时代，当文学成为一种从业者最直接的利益工具，那么，这种勾连甚至蒙蔽就是无可避免的。“不公正有两种类型，其一是有些人行不公正行为，其二是有些人虽然可能，但也不使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免遭不公正行为。”（西塞罗《正义的义务》）2006年，从第一部《散文中国》问世之后，作为组织者和编选者，我就把这套丛书的目的定为：为那些已经具备一定实力，且没有得到大范围认可的散文写作者搭建桥梁，为那些在写作路上开始显现自己的清晰足迹的潜力者再加一阵好风。

在这本《散文中国6·内心的版图》当中，赵立春散文非常大气，有燕赵古风，读起来给人一种鲜明的“纵横感”。他关照的是文化的当下和当下的人群、地域及其文化传习。赵立春散文的这种纵横感来自于他对地域的熟稔和透彻理解，来自于对文化及其本相的深刻把握。《北方瓷都的叹息》无疑是近年来上乘的文化散文之一。赵立春没有沉在故纸堆里，凭着一些发黄的文字去触摸文化的体温，而是将过往与现在拢在一起，穿插进行，既有历史的厚度与光亮，又有现实的关照与发现。李智红散文写自己熟悉的云南，文笔朴实老到，有一种天然的浑厚感。他没有故弄玄虚地把文字写成咒语，也没有把大地之美搓捏成各式各样的泥人，供人把玩之后，继续水冲若无。他的长篇系列作品《云南这边》应当是对云南风物的本真描摹，是对大地的文字塑像和心灵融合。

石红许的散文柔软中有骨头，篇幅虽短，但内涵却是丰富的。他笔下的物事都与自己的内心贴得很近，是一种相互融入。这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刚柔并济的气质。他在行走中思接千载，心神万里。在一处景色中发现内在的自己，乃至事物的本质、世事的沧桑，显得率真自然，有色有味，有一种阅读的美感和快感。天疆的散文写得沉实，有一种坚韧气质。可能是个人经历丰富使然，他的作品多状写大地雄伟之物，且能够在书写当中，赋予其一种理想化的品质和境界。他写在新疆的生活及物事，写个人在江城的生活及自己的观察体验，都非常地果决，

其中有欲飞九霄的苍茫感,也有试图览尽天下的雄心。并且努力以较为新鲜的角度,去践行自己对散文乃至艺术创作的认知和理解。

喻红的散文整体上是洒脱和热切的,有一种暖阳照心的自由性。当然,她还关注了一些自然物象和底层生活,富有感染力。她的《春》(二题)尤其见功夫,《兴化映象》彰显了一些独立的思想意识,还有一种源于内心的生长力。杨慧俐的散文总体给人一种唯美的玲珑的阅读感觉。文章篇幅不大,颇具古典气息,且有着潮湿与忧郁的南方气息。有对亲情的写照,也有对自我某种状态的描绘。尤其是《长驱千里去》《凤凰小记》两文,对陌生之地的观察和体验,发现和认同,思考和触摸,都非常地自然真切。佛刘的散文善于从小处走,抓细节,抓具象,说人叙事,道物穷理,文字很少,说的都是人间事,写的都是生命形态和人生体悟。其中,有一些对自然的状写,对所在小城及个人工作生活的记叙和截取,出于生活且能出脱其外,具备了一定的弹跳力。

我一再强调或者确认的是:艺术应当抛弃“阶级”。这种阶级主要表现在人总是以人的优越性去凌驾万物,似乎只有自己才是至高无上的,以至于对笔下事物进行随意的、非人性和非人道的“肢解”,使得其作品面目可憎。艺术也应当出脱于“个人的现实”,不应当就我而我,必须由我而他,而你,而群人,而众生。在写作理念上,按部就班是最要不得的。与传统决裂,实际上就是要挣脱那些制约自由发挥的陈俗思维和形式,而更加注重艺术自身所具备的拓展性和创新性。散文文体小,但作者的心怀不能小,散文容量小,可作者的境界不能低,散文是小制作,但不能没有大格局。

收录在本卷当中的七位散文作家的作品,我以为是各具特色的,书写和呈现的是个人在大地上一种生命形态和内心品质,是个人对生命本身的体察、发现和觉悟。其中一些显然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或者说境界。在这七位作家身上,最可敬的一点就是:不管他们在号召和喝彩什么,这些人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方向。我觉得,真正的写作者就应当如此,绝不随波逐流,看到打工的(散文)吃香就想办法打工,乡村的走红就赶紧挽起裤脚,身体的流行就脱衣自照。

文学不是追星,关键是有没有可以让自己独立起来的基点和深邃的洞察力及自由的思想。当然,还有不羁的创造欲望及必要的天赋,还有对人心人性的发现和究问能力。

博尔赫斯说:“让写在虎皮上的神秘和我一起消亡吧。见过宇宙、见过宇宙鲜明意图的人,不会考虑到一个人和他微不足道的幸福和灾难,尽管那个人就是他自己。”(《神的文字》)其实,写作永无穷期,一个写作者所能梦想的,仅仅是一次偶然的光亮。所谓的不朽是梦想。但是,这一梦想绝不无迹可寻。它就在每位创造者的骨头、血液和灵魂当中,就在这纷繁世事和苍茫人间之中,就在梦想

与梦想的边缘,还有人心和人性的纹理与通道之间。

还需要说的是:这本书之后,我们将连续推出几位散文家的个人作品集,并且会一如既往地把《散文中国》进行下去。编选者信箱:xiongnu@yeah.net.

目录

序：散文是个人的一种姿态/杨献平/1

赵立春散文

北方瓷都的叹息/3
撩开尘封已久的面纱/9
荡尽铅华皆如梦/19
雕刻的时光/26
皇朝遗梦/33

李智红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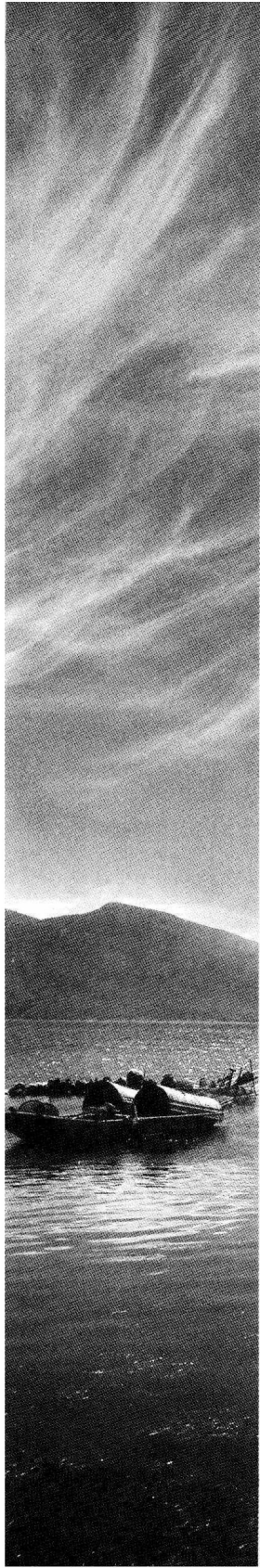
云南这边（系列散文）/45

石红许散文

黄沙道中永远的身影/85
阳台上那一抹红/88
一座村庄的消失/91
寻找突围/94
穿越历史的枪声/97
多变的“虎”/101
远古传来的歌声/105
不远/108
风雨五堡洲/111
千古悠悠黄河口/114
在心空低翔的隐痛/118
百灵草给了我一个安宁的夜/121

杨慧俐散文

被春光击中/125
雨伞/126
一朵牵挂上柳梢/127
守着窗儿/129
时光碎片/133
睡莲/140
作绣/142
水车吱呀/144
出门向北/146
长驱千里去/147
穿云度涧采茶去/153
凤凰小记/156
武陵源记游/159
长了小嘴儿的夜/162
寻君向梦里/164
碗里的流沙/165
倦/167
鸟声鸟影/169
忙里偷闲/171



天疆散文

- 结构物我的宇宙/175
那棵树站成了一道风景/178
三峡祖居/181
坚硬的土地/183
老去的花楼/186
映山红遍/190
湖水的记忆/195
东湖有约/197
月湖之夜/199
雪线边的花朵/202
茆茆草领舞的魂幡/206
血脉/209
又是一年清明时/211
马头琴的倾诉/214

佛刘散文

- 晚年的寂寞/219
一茬一茬的月光/222
处处老宅/225
一棵一棵的树/228
阳台的对面/230
秋风吹落/233
回家的路碑/236
祖父的新房/238
旧时光/241
单身宿舍/251
跟在我身后的狗/254
田园牧歌/256
处处野菜/258

喻红散文

- 山水清音/267
挥帚而蹈/276
捡来的风景/287
兴化映象/295





赵立春散文



【目录】

- 北方瓷都的叹息
- 撩开尘封已久的面纱
- 荡尽铅华皆如梦
- 雕刻的时光
- 皇朝遗梦
- 响堂祭



【作者简介】

赵立春，曾出版学术专著五本，在国家、省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承担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纂工作；其学术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宗教》杂志全文转载；现担任邯郸市峰峰矿区响堂山石窟景区管理处常务副主任，峰峰文物所副所长，中国农工民主常峰峰支部主委，邯郸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政协邯郸市峰峰矿区委员会常委，中国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邯郸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近年来，文学作品散见于《十月》、《当代人》、《华夏人文地理》等杂志；散文曾被《文摘报》、《中国老年报》等报刊转载；作品被中央电视台（一套）改编为三集专题片；2010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集《风干的文化》。



北方瓷都的叹息

太行山在河北最南端断了一个大的峡谷，山断水出，峡谷的脚下就有了滏阳河。有山有水的地方自然就有了人家。彭城镇就是这个峡谷旁的一个普通小镇，站在小镇的街上可以看到那个被叫做滏口径的峡谷，这是小镇上的人与外界联系的必经之路，也是山西通往河北的主要公路。沿着这条路往彭城走，装满煤炭的大型货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身边疾驶而过，路面上扬起的黑色灰尘，使所有的人即使掩鼻也可以嗅到浓厚的黄土和煤焦味。几个身穿蓝色制服的人站在路中央拦截超载的煤车，司机们在缴完罚款后继续赶路。

这里自古就是煤炭的主要产区，然而也正因为有了煤炭，与煤炭伴生的另一种物质——瓷土也大量存在。煤炭虽然给生活在小镇上的人们带来了污染，可也为小镇带来了千年不断的窑火。在小镇原东大门的古窑作坊内，老陈夫妇正在忙碌地将画好的瓷器一件一件小心翼翼地装入窑内，凝重而庄严的神情写在老陈夫妇的脸上。

其实这座小镇与北方所有的镇子一样，几乎看不到与北方农村有什么区别的地方，街口散乱地堆放着一些圆桶形的东西，小镇的墙上也到处镶嵌着这样圆形的东西。老陈说，那叫笼盔，也叫匣钵，是过去瓷窑上烧碗或盘子时使用的窑具，后来烧瓷工艺改造后，这种匣钵不再使用，于是，小镇上的人们废物利用，将它用来建窑、垒墙或盖房子。彭城有句老话叫“彭城街，五里长，咯哩拐弯笼盔墙”。提起笼盔墙老陈就有了兴趣，停住手中的活儿开始讲起彭城的历史。

原来彭城从宋代就开始烧制瓷器了，过去彭城隶属磁州，所以在彭城烧制瓷器的窑场被统称为磁州窑，民国时期彭城还有瓷窑二百三十五座，缸窑三十多座，目前彭城还保留有盐店、富田、完小渣堆等多处磁州窑遗址。过去，镇上的人们家家户户都是以烧瓷作瓷为生，公私合营后，家庭式作坊改成了国营陶瓷企业。彭城有十几个陶瓷厂，从事陶瓷工作的将近三万人。20世纪90年代，陶瓷行业步入低谷，大型陶瓷企业因为效益不好，停产的停产，合并的合并，老陈两口就是从原陶瓷七厂被分流到陶瓷研究所的。陶瓷研究所倒闭之后，老陈夫妇带领几个人，在研究所墙外临街的作坊内又开始了前店后厂式的家庭小作坊生产，主要制作磁州窑仿古瓷，然后卖给一些专门造假的古董商，古董商赚了大钱，老两口还是勉强维持生计。像老陈这样的家庭式作坊在彭城还有几个，生意大都

不太好。

“挣钱不挣钱不打紧，我干了一辈子，就爱好这个，给我个吃饭钱儿就行。”老陈这样对来他作坊买陶瓷的人说。“我喜欢磁州窑，可孩子们不愿意干这个了。”老陈有两个孩子，一个在家，一个远去了上海，只有老两口固执地守着磁州窑和这两间古窑作坊。“千把年来，彭城烧的好瓷儿都卖到外地了，留在彭城的只有这数不尽的笼盔和渣堆儿。”

与老陈破旧的古窑作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斜对面的一家装修考究的大酒店，酒店正在营业，门口竖着两个崭新的音箱，正在播放伍佰的《突然的自我》。酒店不远的地方，修理自行车的杨师傅满手油污忙着手里的活计。

“磁州窑俺不懂，俺也不碍那事儿。”杨师傅边招呼修车的中年妇女边说。杨师傅是河南人，退休前是彭城陶瓷耐火厂的工人，家住彭城后街，对杨师傅来说，每天多补几个车胎那才是他的正业。“俺跟磁州窑一点也没啥关系。”杨师傅的话引来了正在补自行车胎的中年妇女，“恁都找磁州窑呀，在那围墙里面，”中年妇女指着西边不远处一围青色砖墙的院子说，“那儿是磁州窑博物馆。”

中年妇女所说的磁州窑博物馆，其实就是磁州窑盐店遗址，围墙一溜青色，墙芯用笼盔填堵，紫红色的垂花门，青瓦铺设的屋顶。遗址的周围都是贴着白色瓷砖的楼房，把遗址衬托得有些孤独。院子很大，院内有五条作坊和两个馒头形的窑。正赶上休息日，刘立中戴着老花镜一个人在作坊内作瓷。作坊内到处堆放着没有烧成的半成品瓷坯，有的挂了釉，有的没挂釉，露着青胎。作坊内暖融融的，刘师傅自制的一个小蜂窝煤炉蹿着蓝色的火苗，着得正旺。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民窑，‘南有景德，北有彭城’，景德镇瓷器主要供宫廷使用，彭城磁州窑主要供民间使用，品种繁多，如瓶、罐、盆、碗、缸等，以白地黑花为主要特征，它开创了在瓷器上彩绘的先河。装饰题材多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如马戏、孩童钓鱼、池塘赶鸭、蹴鞠等，磁州窑对景德镇的影响很大。”刘师傅是个很健谈的人，说起磁州窑，刘师傅如数家珍，摘下眼镜开始讲述他和磁州窑的故事。

刘立中是磁州窑工艺的第四代传人，也是彭城唯一一个国家级磁州窑陶瓷工艺大师，其祖辈刚到彭城的时候以卖瓷为生，落户到彭城后开始制作瓷器。刘师傅自幼接触磁州窑，青年时代拜磁州窑陶瓷老艺人魏宏彬为师，学习陶瓷绘画和其他工艺，对磁州窑的七十二道工艺道道精通。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刘师傅在彭城工艺美术厂担任美术室主任，那时的刘师傅虽然捏的是“泥饭碗”，可手捧的是“铁饭碗”，没有后顾之忧，一门心思挖掘磁州窑传统工艺技法。进入90年代，“铁饭碗”在一夜之间被打碎了，刘师傅犯了愁。他犯愁的不是他的“铁饭碗”没有保住，而是他手中的“泥饭碗”能不能保住。



“磁州窑传统工艺不能就这样失传了!”为保留下磁州窑的传统工艺,刘师傅决定带领他的徒弟们另起炉灶单干。他们跑到离彭城不远的都党村买了块地,想在这里继续保留和传授他的手工技艺,结果以失败告终。不甘心的刘师傅又在义井、张家楼等地建窑厂、修作坊,结果仍是以失败结束。“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三十个人的传统工艺队伍不能就这样散了。”最后,刘师傅想到了他居住的两间平房,和老伴一商量,将这两间平房进行了改造,一间在房顶上打个洞建成了窑炉,另一间平整了一下地面当成了作坊。场地问题终于解决了,可人员在辗转几次之后也所剩无几了。徒弟们也要吃饭,虽然他们生产的是用来吃饭的饭碗,可这个饭碗没法填饱肚子。队伍终于散了。老刘在自己家的“作坊”里默默地继续着他的事业。

“给我保住这支队伍!”刘师傅讲起当年四处求人时的情景还很激动。看得出来,十几年过去了,刘师傅对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

前几年刘师傅搬进了磁州窑盐店遗址博物馆,生产条件变好了,可人员还是刘师傅心中最大的痛,传统工艺是需要人来继承的。去年刘师傅将他的两个儿子弄到身边开始学习陶瓷,爷儿仨一起打点着他们的作坊。最近老二的孩子刚刚做完满月,老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老人都打发了,孙辈的事情也办妥了”,刘师傅认为他完成了人一生在家庭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没有人给我开一分钱,我活下来就是胜利。”看得出来,刘师傅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刘师傅作坊门前是一条笔直宽阔的大马路,路边的牌子上写着“滏阳西路”几个大字。彭城过去由镇内五村和镇外五村组成,镇内五村都是窄小的老街道,滏阳西路是近年来新修的。路两侧是崭新的贴满白瓷砖的楼房,一排排的,看不出一点千年古镇的影子。从刘师傅的作坊往西走没多远的马路中间有一棵老槐树,树上缠着一匝匝红布,树下的台子上散乱地放着一些沾满灰尘的供品,路边有几个揣着手眯着眼晒太阳的老人。提起这棵树,老人睁开了眼说:“这是棵神树,没人敢动。那年修马路的时候,他们把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磁州窑都拆了,就是没人敢来动这棵老槐树。”老槐树的旁边是个贴着白瓷砖的小楼,小楼的门脸上写着“彭城槐仙阁饭店”。小镇上的人们认为这棵槐树已经成了精,不能去招惹,每逢初一、十五还有人前来给槐仙上供。被拆掉的磁州窑老窑址和彭城古镇的老房子、老街道大都被压在了这一座座贴白瓷砖的白楼和滏阳西路的下面,老槐树成了精所以被保留下来,成为辨认埋在地下的彭城老街走向的唯一坐标。老槐树的西边过去叫碗市街,是专门买卖碗的地方,挨着碗市街的古道是沙锅巷,巷子里的大小门店专门卖沙锅,碗市街西边是草市口,专门经营草么子,彭城的窑主们在这里把扎成堆的草买回去,搓成草绳子捆瓷器。草市口的南边是半壁街,道光十年大地震,震的彭城只剩下这半个街道,所以叫半壁街。滏阳西路

修好后，连半壁街也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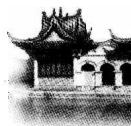
“唉——现在啥岂的也看不到了。”土生土长的老艺人阎宝山回忆起老彭城有些伤心。阎宝山的作坊就在半壁街向南走的富田村里，虽有些简陋，但比起那些住在白楼里的人，老艺人觉得住在这里还稍舒心点。阎师傅自幼便在窑场里学画，后在陶瓷厂干活儿，当过画工也干过厂长，陶瓷行业不景气后，阎师傅也只好拉挑子单干，开始和陈陈夫妇一起在古窑作坊，去年阎师傅搬到了富田村的这个旧作坊里，生活起居、制作陶瓷都在这个小院子里。

“彭城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继承的人越来越少了。还好安际衡的‘大家陶艺公司’将磁州窑工艺继承了下来，产品受到东南亚市场的欢迎。手工式作坊也变成了工业化生产。”阎师傅停下手中的活儿，掸了掸身上的土，话语中既有凄楚，也充满了希望。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的刘宝国教授正带领学生在阎师傅作坊里实习，他对磁州窑传统技艺和绘画有很高的评价，计划明年开学后把阎师傅等一批老艺人和磁州窑专家请到学院去，给更多的学生传授磁州窑传统工艺和绘画技法。“一定要将磁州窑文化发扬光大，这也是我们艺术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阎师傅的作坊紧靠文昌阁，阁下有个小卖部，小卖部的老板在和门口闲坐的三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低声闲聊，见有生人过来看文昌阁，小卖部的老板主动搭讪当起了讲解员。过去彭城有四个大门，文昌阁是彭城的南大门，另外三个大门在大地震中全部坍塌了，只有文昌阁保留下来，镇上年龄最大的老人也没有见过那三个门的样子，顶多知道东大门原先的位置叫东阁底，而西门和北门连位置也找不到了。

穿过文昌阁向北走，是镇上的一所小学，镇上的老人们习惯把这所小学叫彭城完小，其实早就改了名字。彭城完小的操场建在一个二十多米高的台地上，操场下面压的是历朝历代堆积起来的古陶瓷片，从操场西面的断层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年代的文化层，越往下历史越悠久。操场周围到处散落着带着花纹的瓷片和碗底儿，随手捡起一片带有文字的碗底儿，上面白釉褐彩写着一个“元”字，1996年国务院把这处磁州窑遗址也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守着这堆国宝居住了二十几年的杨大爷听了后很是不屑：“这是啥岂的磁州窑？这就是过去老窑厂扔掉的废品垃圾。”杨大爷退休前在陶瓷五厂上班，每天触摸的就是新出窑的瓷器，在杨大爷眼里，这只是昨天还在继续发生的事，哪个陶瓷厂不每天往外清理那些坏掉的盘子、碗？时间长了，就堆积成山了，以前彭城还有几个比这大得多的渣堆，修路的时候给平了，这有啥稀罕嘞？

田富军是彭城完小的工会主席，虽然是休息日，但正好轮到老田值班。老田在彭城完小工作了十几年，听说操场下面就是磁州窑遗址也有些吃惊，“别说我



不知道,就是在学校工作时间更长的老人恐怕也不知道”。老田是地道的彭城人,从磁州窑遗址扯到了彭城现在的陶瓷生产。老田的父亲原先是陶瓷二厂的工人,彭城陶瓷景气的时候,他父亲一个人上班养活全家7口人,现在很多陶瓷企业都不行了,能开得了支的陶瓷厂就算是不不错的了。在老田的思想中,彭城陶瓷大不如前,前景更不看好。

一直在彭城完小东边马路旁卖烤红薯的丁志贵,同样对这个问题有感触。丁师傅是河北成安人,二十年前就来到彭城卖烤红薯,“八几年那个时候,彭城的陶瓷可火了,还有外商来买我的烤红薯吃,一天能卖几十斤红薯,现在陶瓷不中了,烟筒都不冒烟了,红薯也卖不动了。”顺丁师傅指的方向看过去,一些高高瘦瘦的烟筒静静地伫立在彭城古镇上空,高高低低有几十个之多,这些烟筒大都不再使用,有的是陶瓷厂停产而废弃不用,有的则是改用了液化气窑炉而不再冒黑烟。丁师傅所说的繁盛时期的彭城,大小烟筒都冒黑烟,烟云蔽空,沙尘飞扬,也就有了句歇后语:彭城街的云彩——窑烟(谣言)。在丁师傅看来,彭城街没了窑烟,就说明彭城陶瓷不行了,彭城陶瓷不行了,来彭城做生意的人就少了,来彭城做生意的人少了,丁师傅的烤红薯也就不好卖了。至于磁州窑遗址呀传统工艺呀之类的事情,丁师傅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呢。

彭城完小临街的房子改成了门面,大门西边是一家经营工艺陶瓷的小店,店主人两个朋友刚刚泡上一壶铁观音。寒暄之后知道店主人叫王彭发,原来是彭城陶瓷技工学校的老师,陶瓷行业不景气,陶瓷学校也招不上学生,学校为了生存,不敢再打陶瓷的牌子,改叫邯郸现代美术学校,生源主要还是当地人,而当地人知道换汤不换药的道理,还是没人愿意让孩子来陶瓷学校读书。就这样,陶瓷学校生源枯竭,到现在一个学生也没了。王彭发在这个陶瓷学校教了二十年的书,过去毕业的学生也有一多半改了行。

“没办法,学校没了学生,老师各谋生路,只有几个校领导在留守值班。”王彭发偶尔会拐到学校,看看空荡荡的校园、教室和篮球场,大部分的时间在打理他和朋友一块开办的这个小店,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

从彭城完小斜穿过去,经过富田老村,就是磁州窑富田遗址。富田遗址是当地政府新建的一处磁州窑保护点,在遗址大门口,郭光华刚从大门东侧的陶瓷店出来准备回家。郭光华原来是当地主管文化的书记,自小生长在彭城,对磁州窑有很深的感情,退下来之后就在富田遗址一门心思搞开了磁州窑遗址的保护和传统工艺的继承,现在富田遗址的保护主要靠他自己投资。富田遗址占地五亩多,工人都放假了,空旷的院子里只有身穿土灰色衣服的郭连生在打扫干枯的落叶。老郭原来在彭城陶瓷总公司宣传部工作,陶瓷公司解体后被分流到了陶瓷一厂,现在和郭光华一起在看守着已经为数不多的磁州窑老窑址。他们最担心

的是正在消失的彭城古镇和越来越少的磁州窑老窑址老作坊。

富田遗址的后门有一条小街道，沿这条街道可通往黄家窑。4岁的乐乐和7岁的小勇就住在黄家窑旁边，爸爸去陶瓷二厂上班了，奶奶坐在家门口的笼盔上看着他们。对面的房坡上几个人正在拆除一个馒头形的老式窑炉，打碎的笼盔片扔了一地，半面烧结成红色的窑壁也摇摇欲坠。乐乐奶奶说，那户人家明年春天要盖新房子了。

乐乐和小勇坐在一个用瓷缸做的小桌子上玩拍手游戏，四只胖胖的小手交叉拍着，一边拍一边唱：“你拍一，我拍一，捏个瓷人穿新衣；你拍二，我拍二，捏个瓷壶没有把儿；你拍三，我拍三，磁州古窑在邯郸；你拍四，我拍四，长大彭城烧瓷去……”乐乐奶奶说：“俺这儿去年举办了首届磁州窑文化节，这歌儿是文化节开幕式上唱的，俩孙儿听了一遍就学会了，看来长大了还是当窑工的命。”